

歐陽修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發行

國學基本文庫

歐陽修全集

歐陽永叔著

第二冊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居士集

卷十五

賦五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又一無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以葳蕤近日的。礫一作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潰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一作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嶢山鳥之嘲啾。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相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一作因默。以靜而求觀。一作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藥。臨華軒。古木數株。空苑一作庭草間。

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姪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爲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字。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而一有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一作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作。蟬聲遂息。小子裴守之不云。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作無字。無方字。墨蹟止。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字。乃其一一一無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

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雪蹟有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能。一有及憂其智之所不能。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墨一本作黝蹟同。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字。非金石之質。而字。一有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似。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陰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竹。一作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而。一作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徵。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斬竹。得飽食以安。一作興。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棲背。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櫬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歛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醬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截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於滁州。一作余於滁州作醉翁亭。太常博士沈遵。一作有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作一作止。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作無字。余奉使契丹。沈君子會余有一作于。於字。一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作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遺。一作作。其辭曰。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

其蹊。啾啾啁啁於翁前兮醉而一有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本無四字。爲作山中之樂三章。送一本有以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鑿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離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一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兮。橫一作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字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喬一作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字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月一作日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亢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抑一作作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

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篇

星殞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

棄之。一而字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

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

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

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

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多黃楊樹子。一無潰激。潰當

【鳴蟬賦】崢嶸。石本。嶸作崢。

【病暑賦】又如。一作空廬。一作廬。

【憎蒼蠅賦】丫髻。一作髮。

【醉翁吟序】作醉翁吟。一作爲。

【雜說第三】任矣。此下。一有乎字。學也。此上一字。

卷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家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此一作無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一篇。一作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有一作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而恠仲尼嘗修尙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

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月一有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僞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於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

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入^{一作}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拯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

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盛。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

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戢。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

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考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中。餘篇雖削去而

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序論】以謂正統。慶曆文粹。統字下有者字。

【正統論下】秦起夷狄。夷狄一作戎。符生皆當作。

【或問】益之。此下一有以字。

卷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藉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舜二字。一有堯。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六字。一無此。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率。一作。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甚也七字。不思。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一有字。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